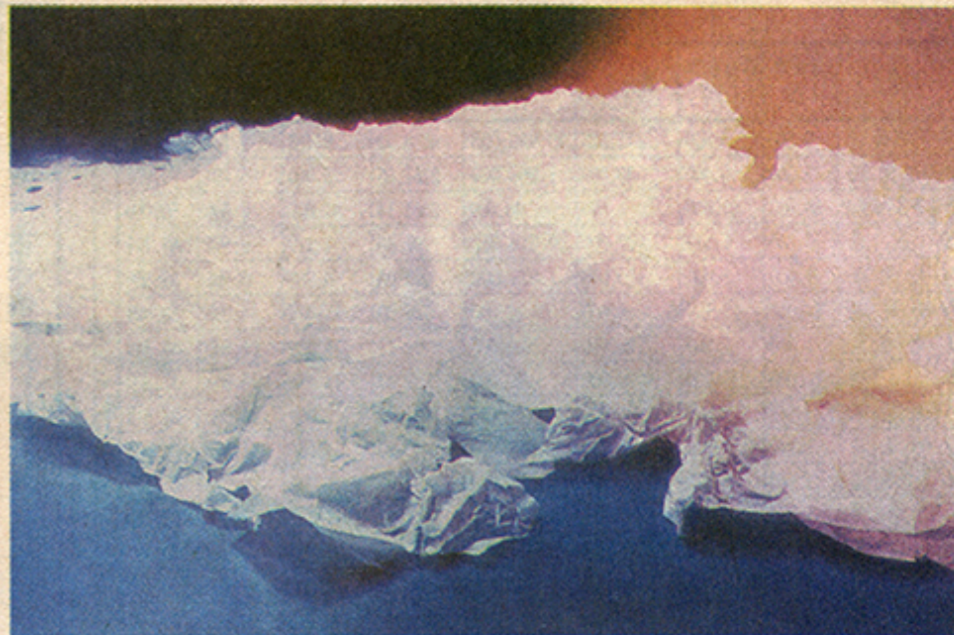


夜景 1991



交易廣場候車站 1983



皺紙物 1992

# 不斷變換成這特殊的存在：吳漢霖的攝影

評論

1. 影室裏實存的特異空間  
因多重的光源分佈而切割出  
於同一空間成爲一個特異的實景  
由於這是一個有關夜景的佈光處理  
於同一空間成爲一個特異的實景  
因多重的光源分佈而切割出  
影室裏實存的特異空間

也許，首先必得設置此一實景，在所有這個實景仍未設置，影室的光影只是一個空空如也的實地。經過築構與置搭，於是將可移動的幾堵不同高低的牆架起圍聚；也鋪砌好了黑與白方格的地板。

這個影室裏的裝置完成了，但我們沒有整個構想 / 平面圖，我們於是有了了一個不明所以的空間不知是如何分佈的懸疑。而設置這個佈景的目的是爲了拍攝一個概念 / 情節的錄像 / 電影，抑或其他？也許只是爲了佈光實驗而設？

採光了，夜景的構想與經營，那不同的光源所爲何事，個別或者組別與組別之間，於不同位置 / 角度和距離，搭架 / 擺佈，那些不同火數 / 型號 / 強弱的燈盞，不同編號 / 深淺 / 顏色濾光紙片，所有這些選擇和判斷的決定 / 未定，還可以調動 / 調節 / 發展。在既預設也隨意之所到的獲取，還有偶然性 / 擺佈，都已經不知所踪了，所有都隨無有而逝去與遺忘。一張原本可以 / 但已無法還原的那一次已經死亡，影室再一次黯然無光，歸還等候安排另一趟不同的工作。對我來說，這是穿崩圖像的一次確立。那不可言喻的空無的一次注視。一次無有關係又滿是關係的物與物 / 人與景，在佈光中無言的劇場演出。

方格地板有一個奇怪的透視，而且是不合邏輯，不規則的，地上有一匹白布，也許是一卷薄薄的紙，後邊是一塊鏡？也許只是支架或桌椅的木腳？上面有一塊皺摺的白布，包裹了什麼？左邊分割出不同的面和空間，不明所以光的質地，又有不同明暗漸變的部份(所以以上的描述根本是失序的，一匹白布 / 一塊皺摺的白布，已經不再是白的了，而且均有了不同的明暗調子)，手繪的筆觸和綫條是什麼符號，雲的象形文字似的？平衡與失衡如何評定？如何訴說 / 描模那些光質和色感？爲什麼有個人站在那裏，在等待注視凝視失神聆聽？她 / 他所處的空間我們看不見。

這個空無的夜景的影室佈光實驗的空間成爲圖像，也絮絮訴說着，是的，空無。那地板的低調多層次的闇影的明淨，奇怪的可站立的地面。這令我感動的虛構與曾經存在過無所謂神秘非真實的空間，因有了這一個仍然可以注視難忘而罕有的圖像。有節奏的展現。

整張彷彿可以被指稱爲藍 / 紫(夜)的圖像中又有其他難以言喻的色面，雖然在後邊，但那透着玫瑰紅的光的平面物，或那原本是玫瑰紅的平面物(或是一塊碎花布?)沐在暖光中？這玫瑰紅的平面物的出現得毫不刺眼。冷夜寒光裏展現了溫暖 / 暖色。分明造就了新的風景 / 視野。笑我笨拙的言詞。

2. 這是一個城市實景。由於題名是交易廣場候車站？所以這裏不是別處，但如果沒有這個給定的實指題目，這裏仍只是香港這個城市的一個部份。爲什麼？黑白圖像上提供 / 提示，這裏是香港，起碼曾經是，那些香港車站特有的設置，還有那些利用車站的某些位置的官方宣傳海報，因那些海報的圖像，我們因此有了線索，可以尋查出大概的時期。圖像(例如右上角)顯然令人不會忘記，也提醒人，那是一張宣傳提防盜竊，小心鎖好門窗的海報，但因整個圖像的構圖與光影的設置而給人一個錯覺，好像遠處有一個人正在攀越鐵圍欄。

這個候車站沒有一輛車，空蕩蕩看得見那重重層層的鐵圍欄，圓柱與方柱的暗影投影編成圖案，後面的圓柱光暗不一。那原本正面越窗而入的，現在剪影的形象，是來還是去變得不能確定，集中去看那人形，倒又像正踏向進入另一個空間？

前方正中一些的地方，也有另一張海報，也由於構圖的關係，我們只看到局部，是一個小女孩的笑臉大特寫，文字與臉的局部被撕毀，這裏另一個錯覺出現了又被破解了，在由於比例上的差距的緣故仍有奇怪的所在。這兩張海報之間還有一張(不是平排的，是不同的前後位置)，好像被壓縮在奇特的距離，上面明顯可見四個反白 / 白色的字：逃生無門。

圖像上遠處陽光中有人，遠距離的人事依然清晰。那背景顯然是一個施工地，地上有燒焊的工具，一包包灰泥疊在一起，還有圍欄，也疊起了一堆木板。從圖像遠處背景的左邊看過去，有移動的人影 / 兩個男子憑欄 / 抬着物件的背影 / 戴着工作帽穿着水靴的工人獨自憑欄，所有這些都在柱與欄的分割遠處。「禁貼街招 如違必究」的字眼也在攀越的形象下邊赫然可見。

這也是一張前景(街頭)地面的圖像，可以建築 / 行走多途使用的地面。而這裏的柏油路面在陰影中，依然清晰，那些質感與痕跡，油污漬的反光，還有遺棄物，不同型狀的碎紙 / 屑參與了指向。車站安全島邊沿攔着一張掉下來的摺疊了的海報，圖片不見了，上方兩行橫排的文字被遮蓋住，卻露出各自最後的一個個半字，直看可以讀出「想吐」兩個字，口字邊也是不完整的。那用白漆噴在地面的十字(不同角度是X字)符碼的出現，起了雖然隨意性但是驚奇的呈示，現實的目的性突然無知不覺地消失，又有了可解與不可解的暗示，重要與不重要性也必然難以忘懷的力量。但似乎更重要的，前景卻動翻掀移滾的物體(也許是一張被風吹動飄起的新聞報紙)，在攝影曝光中凝定了，在那整幅弧型的陰影暗位中，凝定中呈示了幾次撲摸的運動。又好像是在凝定中被抹除，是什麼被抹除呢？整個圖像的地面上的那一個無可懷疑的部位 / 部份被抹除了(甚麼)而也(正好)留下了(抹除的)痕跡。抹除然而仍可認辨的一些肯定，在整大片弧型陰影中(好像是一件動力學的雕塑)與這張多向導指示綫的縱深圖像，突然出現的一個超越 / 穿越，獨自運轉，而方向不明。並且也發出聲音？那是什麼聲音？也許無聲。

即使這張是拍攝自 1983 年的圖像，在現今以後，仍然有其新活的生命，像這不可再的拍攝活動(非關現實地今天這個地點已經不存在)，難於再見 / 重構的已經存在，既成爲過去，難得而竟已得的神奇，可視成爲感謝的在。而其實也不是一種無麼？現實圖像空間的得獲而轉調，好像不是由於虛構模擬處理；而是遇，攝取，然後贊嘆驚奇。這非決定性的瞬間。

3. 由於光的賦與，就有了光  
那紙就好像已經不再是紙了，  
這紙本可棄，或已棄，  
攤摺出數不盡顯露與隱藏的  
大小不同的結晶體 / 立體的介面  
但這佈光的實驗，在不同的受光面  
(一邊是黑的背景，另一邊是微紅  
那些通透的低調的藍 / 綠漸變中)  
已經成爲了難以形容的質感 / 呈示  
本來(也是)在地面上的  
卻測不準距離  
難準確指出互對的比例  
如今彷彿已經浮起  
成爲飄懸於無盡空間  
不知離我們有多遠的地圖  
它究竟有多大的實體  
幻彩燦光中的雲朵  
那體積一些部份正在燃燒  
正在開始的狀態  
另一些部份已經熄滅  
冷卻或在冷卻中？  
好像不管由於你的我的注視  
或者不注視  
抽象與具象立體並存  
那些姑且喚作雲朵的依然還將  
快將一再幻化  
時間在凝固還是在流動？  
而在幻化的瞬間：非決定性  
有不穩定的變數  $\uparrow \leftrightarrow \downarrow$  試金石  
是這存在體在看(我們)呢  
可以辨認的那些 / 那個難以消失的  
顏面素容

4. 將黑白或者單色加上有色的光，通過光的區間描畫與書寫，將手繪的單色調 / 綫條轉爲可觸的立體，將原來的體積，賦以另外的型色 / 時空。自造的世界開啓了。都是從平凡地面開始的。將有序無序的色彩現實世界，以黑白濃淡分區距離的縮壓，舒伸找尋出不是對立而是可相容的多重生命情態。虛無，改變過的縱深橫向的圖像，尺寸與以三張組成對語，在互通關連脈絡的各自發聲的合奏中，都找到了確立 / 結構 / 離散 / 發展 / 存在的理由。

5. 吳漢霖：一九七六年至七九年間在英國諾定咸 TRENT POLYTECHNIC 供讀創作攝影及電影製作。七九年至八一年在曼徹斯特理工學院專研另類、特殊攝影影像系統技法，八一年獲攝影碩士學位，隨即留校任客席研究員，研習碳素影像印製工藝。回港後，曾任香港理工學院設計系攝影課程客席講師，現任教於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電影電視系。

6. 《十一格·攝影展》  
5 - 25.8.95  
香港視覺藝術中心

K · H ·

評論

馬生